

面前的老梁,如果不那么固执,一根筋,刹不住车,学会放下,转换身份,也许他的晚年就不会让自己陷入困境。每个人退休都要调整心态,换一种活法。可是老梁偏偏不换挡、不换挡,依然保持着原来工作状态的状态,仿佛凝固住了。无论家人怎样劝说,给他安排旅游,让他出去散散心,他一概不应。每天早上还是上闹钟,按时起床,然后洗脸刮胡须吃早餐,然后换好多年不变的深蓝色西装,里面是熨烫好的白衬衣,然后又拿起那个黑色的公文包——关键是他都打扮了,去哪儿?他自己也不知道。

像是魔怔了,老梁不知不觉得家具市场,按照原来办公室的摆设,给自己订购了一套办公桌椅。当这些办公用品送到家时,他自己打造了一间和原来单位一模一样的办公室,里面摆设的位置也照原样不变:红色的座机电话是摆在桌子的右上角,现在还摆在那;枣红色的一米八尺寸的办公桌,高靠背的黑色转椅,连牌子都是一样的;办公桌对面摆的两把木椅子,那是和人谈话时的,一切都是老样子。

老梁坐到转椅上,左转转,右转转,满意又有了开会讲话的感觉。这感觉真棒,浑身上下哪儿都舒服。每当这时,老梁就给自己沏一杯绿茶,然后看报。他竟然没有看手机和电脑的习惯,原先很多事都是秘书处理,他只对文字感兴趣。一张报纸从大标题,一直看到末版的报屁股,一天的新闻都看不够。

九十多岁的老母亲撒手人寰时,老梁哭泣,然后给家里开了第一个家庭会议。那天他的两个兄弟就坐在他办公桌对面的两把木椅子上。他说:“大家到齐了,我们开会。”这句话是他多年在单位开会时的口头语。现在终于派上用场,口头语依然不变。

他给两个兄弟开会的意思是说,老母亲的财产我们不分,就作为我们这个大家庭共用的经费。父母没了,我们三兄弟不能散了。母亲的家产作为今后大家的活动基金,无论是逢年过节家庭聚会,还是需要出钱帮助谁,都可以从这个基金里出钱,省得今后聚会有个饭什么的,在付钱时推来推去的,有这个基金在,大家聚会也变得轻松省心了。我们选一位会计保管,我看就老三家的媳妇负责吧,她做事仔细认真。别看这是家庭的一本小账目,但是也要有报账和监管机制,做到账目清清楚楚。每次消费必须是三兄弟都凑齐了,才能花这里的钱,如果只是一家两家不可以用。三家都凑齐了才有权花这个钱,而且每次支出过后,都要在家庭网上公布,一次一清,让大家做到心明眼亮。

老梁在家是老大,从小到大,两个兄弟始终对大哥充满了敬畏和顺从。大哥说一不二没人敢反对。现在父母都没了,兄弟俩就剩下服了。

“同意的举手。”三兄弟都举手了,这件事就顺利通过了。

那天,老梁参加家庭聚会,依然穿着深蓝色西装。饭桌上,看到大家都是休闲打扮,唯独老梁穿着西装显得特别呆板,让人感觉极不舒服。老梁始终是端着架势,席间喝了点酒,热得直冒汗,他宁愿热着也不脱西装,似乎是在坚持着什么,他和家人在一起时也要顾及面子,真有必要吗?

大家在饭桌上聊天,问都去过哪些国家旅游?有说去过意大利的,有说去过澳大利亚的,有说去过英国的,大家都在说自己出国旅游的体验。老三还拿出特意从意大利大哥带来的耐克牌运动衣和旅游鞋;二哥也劝大哥说,既然退休了,穿休闲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服装改变,说白了是心理产生的变化,让自己彻底换一种活法。因为穿西装,还要配上皮鞋,上了年纪穿皮鞋容易崴脚。人老了最怕摔,一旦摔坏了身体早就把自己送走了。兄弟俩都希望大哥退下来了,不妨就换个活法儿。

穿休闲衣服,穿旅游鞋,再剃个平头,甚至剃个秃子,老梁在和朋友们吃饭时,有一大半是退休老同志,都彻底换了打扮,话题也都和养生、保养有关。比如每天都吃几粒维生素,比如有个人开始去公园打太极拳,还有三五好友聚集在一起踢毽子。更有唱京剧的、自驾游的,包括接送孙儿上下学雷打不动的……大家谈论的话题,都转入了一地鸡毛般的生活琐碎。唯独老梁听着这些谈话直犯困,有几次还真的在别人高谈阔论时,他竟在酒桌上睡着了,口水顺着嘴角流到了腮帮子,逗得大家哈哈大笑。

老梁与众不同,也许他还需要时间,这种事急不得。改变是自己认同并发自内心的,不是看到别人怎样他就怎样,那可不是老梁的性格。老梁固执已见,一条道跑到黑,但愿他别真的卡在那儿下不来。人到了晚年,留给自己的时间真的不多了,千万别因为死脑筋,把身体搞坏了那就真划不来了。其实,老梁早就感觉到身体出了问题,也许问题还不小呢。

想想临近退休前半年,明知道快要退休了,老梁反倒还来了兴致。突然就决定把办公室来了个大装修,甚至把家里的一个长沙发搬到办公室,作为中午休息的地方。墙面刷了立邦漆,室内都擦拭得窗明几净,他这样收拾干净了,不仅看着爽,最主要是他还有一个小心思,觉得自己怎么也会多留个半年一载的。他竟然联想到小时候陪着母亲去买布做衣裳的情景。每次买布的时候,那个文墨布的先生用剪刀剪布时,都多出几寸,然后再下剪刀。他临退休前,单位给他哪怕延长一年也是好的。

越临近退休时,老梁的变化越大,不仅人变得友善了许多,见了过去和自己不对付的人,也假装赔起笑脸。老梁这样委曲求全,究竟是为了什么呢?其实他心里好难受,他觉得自己变得怪怪的,一点都不淡定,谨慎诚恐,疑神疑鬼。开会时,他的手下意识地发抖,而且上来那个劲儿便不停地抖。每到这时,他就把手插进裤兜,拧住自己大腿一块肉,直到讲话时才松开。尽管这样,老梁也不去不去医院检查,每年单位查体他故意不去,快退休了,没病没灾地还要按时间退,一旦查出病来,那就一点机会和余地都没有了。老梁如此恋战,他哪敢去检查身体。

在夜深人静的时候,老梁睡不着,只有他自己知道内心深处有多悲凉,这种无法向人诉说的孤独感,这种内心深处的寂寞和恐慌,让他觉得没着没落。老梁害怕退休还有一个原因,他怕退休后整日待在家,害怕面

## 晚霞里的老梁

刘敏



对自己的老婆。因为工作关系,他不敢和老婆离婚,这是一个缺少温暖、冷冰的家,但没有家庭的温暖,他还有工作,所以他拼命工作,把所有心血都花在了工作上,就这样硬是熬过了大半辈子,他和老婆貌合神离了大半辈子。

老梁知道退休回家就再也无法逃脱,他要守着如陌路人般的老婆,继续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,一想到这他就不寒而栗。一辈子为了面子不离婚,把积攒了几十年的痛苦,都留在了晚年的悲哀里,想想就心悻、别扭。他觉得自己自己的婚姻,就像滋养了一个大毒瘤,老婆成全了他,给他留了半辈子的面子,到了晚年会和他算清楚。所以,他知道欠了谁的,到时候一定要还的。

老梁和老婆感情不和,孩子从小在他们的吵架和不和中长大。孩子对这个家没有好印象,所以,孩子早就在国外定居,并很少给家里打电话。除非他主动,否则,孩子从来不会主动给他打电话。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,视频一下都没有。老梁生活在一个冷冰冰的家庭,工作是他的寄托,回家让他恐惧。

虽然退休,但他的手里没钱,他这么多年都把工资卡交给老婆。现在退下来,老婆也没把工资卡还给他。他找老婆要钱,老婆不爽快给,每次就像要小钱一样,这让他好别扭。一天,他让老婆到他房间谈话。老婆坐在他办公桌对面的木椅子上,一脸的不耐烦,老婆早就对他儿子的房间,装修成了办公室极其不满。她认为他这是发神经,脑子进水了,不可理喻。但是她又拗不过他,她知道只要他想做的事绝对拦不住,家里有三间屋,她自己住一间朝阳带露台的大房子,剩下的他住一间,孩子一间。夫妻二人分居了二十多年,他退休后,竟把儿子房间装修成了办公室。

老梁和老婆谈话,只有一个话题。他要把自己的退休金卡要回来,然后两个人采取AA制生活方式。愿意就一起过,不愿意就分手。

老梁做好了各种打算,他老了必须经济独立,没钱,啥话语权都没有。他知道从老婆手里收回经济大权肯定不容易,他大半辈子没离婚,老婆看中的就是这经济大权牢牢攥在自己手里,否则早就不过了。现在老婆要收回来,老婆会不会因此发病。

当老梁提出让老婆把他的退休金卡还给他,夫妻实行AA制时。老婆并没有他想象的那样撒泼打滚,反而表现得比以往都冷静。这让老梁挺震惊的。

老婆早猜到会有这一天。儿子出国定居,他们夫妻都有退休金,她也没打算死攥着他的退休金不给,如果夫妻一直很和睦,不会把钱分得这么清楚。但是她和老婆不一样,这么多年说白了就是搭伙过日子,现在已经这把年纪了,老婆也不想再折腾吵架,吵了一辈子早就烦透了,心想AA制也挺好,两个人各花自己的钱,省得今后为钱吵架。

老梁没费吹灰之力,就把自己的退休金卡要回来了。这说明,老婆确实是老了,丧失了年轻时的斗志。

第一次去超市买东西,花了几百块钱,拿小票算钱刷微信时,夫妇俩平摊。开始还有点不习惯,但是立好的规矩就要执行,这是老梁的一贯作风。老婆一辈子婚姻不开心,现在只剩下一起吃饭这样简单的形式。在她的中心,越来越不看重钱,她曾经想过,等老梁退休,干脆不凑合,分开了。可是不知从何时起,她生命中养成了一种惰性,人变懒了,懒得离婚,懒得吵架,懒得较真儿,懒得再去开辟新生活,结交新朋友。变懒的婆娘,不愿意再和外人打交道,还要再去了解陌生的新人,磨合来磨合去,最终还是不知是个啥结果。她周围的朋友中,这样的例子太多了,老了还要为离婚奋斗,到头来并没有达到自己的理想生活,有那种真正完美的理想生活吗?

老梁很久不和老婆沟通感情,他的情

感蒙上了厚厚的灰尘。这么多年,谁也不知道对方心里想的是什么。所以,即便是老婆心里有了新的变化,他一无所知。那天,老梁去单位参加退休人员的一个活动,这是老梁最喜欢的事了。他平日渴望开会,渴望讲话,渴望沉浸在开会的氛围里。

可是那天老梁出丑了。他在老同事面前,突然失态傻笑话语无伦次。他的这个举动震惊了大家。老梁穿着深蓝色西装,里面白衬衫,脚上皮鞋擦得闪光。他呵呵笑着,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说过的话,突然又呜呜地哭起来……老梁失控了,他病了,当着大家的面,彻底暴露了严重的病态。几个老同志把老梁搀扶着坐下,让他安静。大家商量了一下,决定赶紧用车把老梁送回家,告诉他老婆这种情况。老梁肯定是病了,究竟是哪种病症,这要到医院经过医生的检查才能够确认。

老梁被送回家后,几个同事把老梁的发病情况,如实向他老婆说了。老婆说,谢谢你们把老梁送回来。送走了同事,老婆把老梁安顿下来,老梁睡着了。

老婆这个时候非常地紧张,她在房间里急得团团转。这是她最不想看到的结果。如果说人老了,健健康康在一起AA制她能接受,可是让她摊上一个老年痴呆的病人,这事情太大了,她受得了吗?

再难,再不情愿,再觉得这世界对她不公平,老婆也没想到要放弃。救人一命,她不能在这个时候撒手不管,那不是她做人的原则。她硬约了一家最好的医院,她要带着老梁去做个详细检查,看看到底得了什么病,如何医治。

老梁睡了一夜。早晨,老婆问他昨天发生的事,他竟一点都不记得了,甚至连去单位的事也不记得了。老婆看着一脸呆滞的老梁,心里一阵悲凉。老梁真的病了,而且病得不轻啊。

经过医生检查,大夫初步诊断是阿尔茨海默症。这种病临床表现为记忆障碍,失认、失语,人格和行为改变,抽象思维和计算能力损害等。老梁患啥病不好,偏偏患这种疾病。这种病,没发病时和好人一样,发病就会失忆,走在大街上就能走丢,最大悲哀是从现在开始他就离不开人了。

今后的日子还长着呢。这让老婆该怎么办?都说患这种病的人,主要是坏了脑子,关键是不知道他何时犯病。老婆开始以泪洗面,为何一辈子婚姻不幸,还要在晚年,再给她加上一个看护痴呆老伴儿的重任,这让她觉得生不如死。

最关键的是,她需要天天照顾、付出,对方却痴痴呆呆什么也感觉不到,这是让老婆最痛苦的事。她所有的付出,面对着的是一个失忆者,对方浑然不知她的牺牲会有多大。人生啊,人生,走到最后才知道自己会遭受什么样的命运打击。认不认是一回事,承受不了也要承受,是另外一回事。老婆已想好了,她要不离不弃。

老梁做梦也想不到,大半辈子和他不和谐的老婆,在他失忆后,还要照顾他。老婆带着老梁出去遛弯儿时,给他换上了之前两个兄弟送给他的运动装、旅游鞋。老梁的西装不见了,换成了一身休闲打扮。原先说好的AA制自动解除,老梁靠着老婆的帮助,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模式。

本版题图 张宇尘

# 文艺周刊

第二九〇期

“哑巴玉”不是哑巴,只是他不爱说话。他的名字叫石工玉。他在你身边,你不问他话,他就不言语,所以大家就都习惯叫他“哑巴”。

他出生于1957年,进厂时十八岁,他身高一米八三,瘦高个儿,大眼睛,通鼻梁,白白净净的,一副帅小伙儿的模样,只是身穿破旧工作服,让人看着不舒服。他每天睁着一对明亮的大眼睛,等待组长分配任务。凡是交到他手里的活儿,你就赌好吧,保管叫你满意。随着交往的深入,我们得知他出身于普通工人家庭,家中有一个小他七岁、有智力残疾的弟弟。父母整日发愁弟弟的未来,琢磨着要给弟弟治病,钱都花光了,却一点效果都没有,父母抑郁,“哑巴玉”也不知道什么好,因此他就更不爱说话了。

他身上的优点很多,脑子反应很快,写得一手好字,还会拉小提琴。尤其是干活儿,在保全组的年轻人当中,数一数二。看图、画图、计算等,都做得很在行,至于锯链锉磨打眼儿玩榔头,他也不在话下。那时,厂里经常举行技术比赛,无论是笔试,还是实际操作,他总是第一个走出考场,公布成绩时,他也总是名列第一。有一次,钳工比赛,他又得了第一名。我说:“行啊,你总是得第一名。”他笑眯眯地回答:“从小学到中学,我们门功课都是一百分!”

1978年高考时,我报了名,他却不报。我知道原因,他家里生活不富裕,加之工作时间短,考学不能带工资。如果考上大学,他的工资就没了,那样生活的压力会更大。他虽然不工资,但从未放松学习,坚持上夜校。在夜大,他认识了一个女朋友,不温不火地走了三年多,到快毕业时,他已经三十岁,还是结不了婚。最关键的是他家的经济实力,满足不了女方的要求。为此,父母着急,他也不表态,弄得亲戚朋友、街坊邻居,都知道他恋爱遇到了难题。

1986年秋天,他的邻居,一位生得眉清目秀,身

我家乡那地方山多,从村里往西走三十多里路,有一座山叫金马山。

小时候,还没时兴电视,电影也很少很少,一到夏夜,村里人的乐趣,就是孩子大人围坐在井旁树下,天南海北地闲聊着什么。谈古论今,说神弄鬼,天上流萤微闪,手中蒲扇轻摇,那般恬静和惬意倒是别有一番韵味。

话题中,关于金马山的不少,此时,往往作中心发言的就是瘸二爷。瘸二爷家里挺穷,一生没有娶妻生子。他最大的财富,除了那根时刻不离身的拐杖,就是一肚子关于金马山的故事了。瘸二爷那年五十多岁,脾气好,平时我们都愿意和瘸二爷开玩笑,有时就把他那根黑乎乎脏兮兮的拐杖偷来,看着他急地围着我们转的样子很是开心。瘸二爷一着急说话就结巴:“再,再,再跟你二、二、爷闹,让金马山上的小马驹,踢踢踢……死你!”

金马山的故事,就是个民间传说。可是瘸二爷每讲一遍,都要加上自己的即兴创作,所以人们喜欢听。他讲故事时一点也不结巴,语言很流畅,还时常加点悬念和小幽默什么的,每次讲到干坏事的人到了金马山顶,就会让小马驹踢一脚时,他还把自己的那条腿抬起来,认真地做一个模拟动作,用来加强艺术效果,于是人们都开心地笑起来。我曾问过他:“二爷,您爬过那山顶吗?”他眼睛一瞪:“那么高的山,不知道您二爷我从小就瘸吗?”

说实话,听了瘸二爷的故事,我被金马山顶的那神奇的世界迷住了。二爷说,金马山高着呢,爬到了顶,踩着小板凳一伸手就摸到天了。天啥样?溜溜溜溜,稀软稀软,就像缎子被面似的。二爷又说,山那边美着呢,站在山顶上,能看见大海,就像到了蓬莱仙阁一般。

好好长长的一段时间里,我的魂儿被金马山勾去了。金马山啊,成了我最神往、最时尚的去处。我常常一个人坐在院里,望着远处的金马山,想象着站在山顶上,踩着板凳摸天的感觉,想象着山那边开着艳丽的桃花儿,飞舞着彩色的蝴蝶,想象着一道潺潺的溪水,从山顶朝山那边流淌着,想象着一匹金马驹,在诚实人的呼唤中翩跹而至,驮着我飞翔在高高的五彩云里。

到金马山去!一个强烈的欲望在我的心底浮动。那些日子,我已经被自己的好奇心折磨得坐卧不宁了,可是妈妈那只温柔而又武断的手,一次又一次地把我和金马山横切过来。她不知道,一个十岁多的孩子,已经到了感觉成熟的年龄。

终于有一天,我和村里的一个伙伴儿,带着干粮和水葫芦,踏着黎明朝金马山出发了。那一夜,我激动得几乎没睡,像个朝圣者那样虔诚,我们寻梦去了,虽匆匆启程,我们却没有忘记带上一个结实的小板凳。

登上山顶了。我们惊讶地发现:所有传说中的梦幻世界,全都是子虚乌有云消雾散了。金马山的伟岸峭峻没有了,它之所以高,就是因为过去是在山下仰视着。而今我站在山顶上,它变得太平常、太普通了。莫说踩上板凳,就是爬上十层高楼在这里什么也都摸不着。远处还有许多比金马山还要高的山,连绵逶迤,像一个个凝固了的海浪。

我把眼睛闭上了又睁开,睁开了又闭上,按照瘸二爷教的方法拼命地呼唤着金马驹,却不见一丝的反应,只有冰凉的山风呼呼着怪调,毫不客气地撕扯着我们的衣裳。山那边,哪有什么蓬莱仙阁,光秃秃的荒山野岭,一览无余,全不如山这边我们村庄后有花有草的景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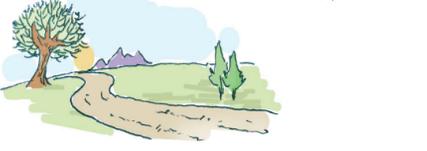
我心中魂索梦绕的童话世界被打碎了,陡然升起了无名的懊悔,我有生以来那是第一次感到了疲倦,下山的路于是就变得很长很长了。

当我们回到村子的时候,已经月上柳梢头。在那个村头大井旁,瘸二爷还在讲金马山的故事。我看到他讲到兴奋处时,还是抬起自己的瘸腿吃力地做一个示范动作,于是人们的笑声就在夜空里到处飘着。我蓦然想起瘸二爷是从没有爬上过金马山的,但他有一座完全属于自己的金马山,任何人也没有理由去破坏那个美丽的梦幻……

时间一晃几十年过去了,也不知道瘸二爷是否还活着。我想,如果有一天,我见到他,一定会告诉我,小时候,我曾爬到过那个山顶上,踩着小板凳,我摸到天了,天啊,果然好好好滑呀……

## 老同事“哑巴玉”

刘长江



材高挑儿,刚刚考上天津大学的二十岁姑娘刘盈盈来到他家,盯着他的眼睛说,强壮的瓜不甜,你不必纠结!哼,为了钱,不结婚,这样的人不要得,你就跟她散吧。这番话,说得“哑巴玉”目瞪口呆。刘盈盈接着说,我爱你!等我四年,大学毕业后,我嫁给你。“哑巴玉”两眼直愣愣地看着她。刘盈盈有点羞涩,十分深情地望了他一眼,扭头走了。刘盈盈知道他是不会说话的。这次,他没言语,倒是性格使然,而确实是无言以对!多年来,他从未把这个邻居女孩儿当作恋人。他仔细地想想,刘盈盈凝视他的眼神,又浮现在眼前……他有点明白了,但自己毕竟比刘盈盈大十岁,谁知道以后会有什么变化?他不能动心。此刻,他已下定决心和夜大的那个女青年分手,先去创业,然后再成家!

这个想法,他未对任何人讲。改革开放就是机会多,两个多月后,他对父母讲,他要以劳务输出的方式出国学习、赚钱,合同期定了三年。他去了日本,在一家小工厂工作。他生活简单,不抽烟、不喝酒,除了吃饭很少有其他挑费,每天两点一线,白天在岗位干活,晚上在宿舍学日语、学技术,踏踏实实实地学习、干活儿争第一,自己跟自己较劲儿,这是他的长项。没多久,他的表现赢得了老板

## 牵牛花

牵牛花,民间俗称喇叭花,它本是生长在室外的,到夏末初秋的时候,沿着篱笆墙上爬着,枝蔓如手举着一串串粉红色的或淡黄色的小花,很是好看。

我喜欢牵牛花的淡雅与形状,有它在眼前,我仿佛天天都能听见牵牛花的歌唱。我的房间外边曾经种过许多的牵牛花,这种花不会给我牵来牛,但它会牵引着我愉快地遐想。

是快到冬天的一天,北风已经很强了,按以往的经验,牵牛花会很快枯萎死去。那天,我突发奇想,把一盆牵牛花移栽到了我家屋内的窗台上。我为自己用此法挽救了花的生命,而充满了成就感。

从寒冷的室外,到温暖的屋内,南窗有着充足的阳光,牵牛花似乎很是感谢我的一片盛情,它一如秋天时那般蓬勃地生长着,用五彩的花朵装点着那一隅美丽的风景。

谢谢你,牵牛花,只要你能绽放,你有什么要求我都会满足的。

牵牛花没有向我提任何要求,它也许知道,如果没有我把它移进室内,它可能早已冻成了枯枝。而我却向它提出了我的要求,这个要求是武断的,不容商量。

我用一条长长的细绳,固定在一根竹棍上,一头插在花盆里,一头沿着窗户的边缘绕了一大圈。我要为牵牛花铺一条前进的道路,让花顺着那根绳在窗口走出一个“门”字的形状,我为自己的创意而激动,我想象我家的窗台,被牵牛花的绿叶和五彩六色的花朵儿,装点成一个美丽的彩门,那该是多么好看。

为了那一天的早日到来,我开始认真地做起园丁的工作,为它浇水施肥,保证它有充足的养料。听别人说,植物的生长是需要风的,但是,冬天不能开窗,外面的风太凉,我就用扇子每天为它送去一缕缕微风。果然,牵牛花长得郁郁葱葱,它生长的速度很快,不到半个月的时间,它顺着绳子拐了一个大大的直角弯。

这是一条平坦的道路,可是横着长的牵牛花却总要向上探头,那根绳子似乎拴不住它。没办法,我每天都用一根细绳把牵牛花的手脚捆住,让它横着走。这样连拉带扯,虽然牵牛花并不情愿,它还是走到了窗台的另一个直角处。

牵着这种花的时候,就像是在牵一头牛!按照我的远景规划,此处是牵牛花向下爬的时候了,如果说前一段“横行”的路,还多少有些劝说的意思,那么让它向下爬就是彻底的“强迫”了。我把牵牛花伸出的枝蔓,用软软的细线固定在向下的绳上,第二天,它又把头顽强地向上了挺了起来。如此再三,态度丝毫也不改变,任你使尽浑身解数,它一寸下坡的路也不走。

我这个人认准的事一定要做成,当然,摆弄这个牵牛花是需要一定耐性的,我还是软硬兼施,连说带哄,用那非非非的棉线小细绳让牵牛花走“下坡路”。我没有忘记恩威并重的策略,在这个阶段,我还给牵牛花增加了不少营养,我花了不少的钱,从专业的花店买来花肥,让牵牛花保证有足够的能量。

你怎么也得给我一点面子吧。可是牵牛花对我的一片苦心,竟然是那么冷漠,它可能把我在秋末时,怎样把它在寒风中救出来的事情全忘了。瞧,你把它的小枝拉下来,系在往下方向的绳子上,可是在你一转身的工夫,它的枝蔓又顽强地抬起头来,就是不往下面走。

它坚决不向下走一步,它的生存哲学就是向上、向上。

我有些生气了,摆弄牵牛花的手和态度,都变得冷硬起来,我还拗不过你吗!可能就是由于我的多次粗暴,强加干涉,牵牛花逐渐从顶部开始枯萎发黄,后来终于死掉了。

看着死掉的牵牛花,我感慨万端。都说牵牛花这类攀援性植物,都是依赖于别人生活的。今天,我真地看到了,牵牛花有它的气节,那就是宁死也不走下坡路。整整一个冬天,那棵死掉的牵牛花,都一如既往地摆在我的窗台上,它枯萎的身子,还像活着一样保留着向上的形象。

直到第二年的开春,我把它移植到了户外,它的花籽又开始发出嫩芽,然后又伸出小小的枝叶向上爬着。到了秋天,又绽放出满院的花朵,那花朵自然地向我微笑着,并不记恨我当年对它的粗暴。而我,再也不会强制性地让它到我的房间里环绕了。

和同行的赞许,他暗暗地瞄着技术好的同行,发誓一定要超过日本人。随着技术的提升,老板不断地给他调岗提薪,到了第三年,他调到了工厂里最累最苦最熬人,薪酬也是最高的岗位——研磨。

合同期满,他怀里揣着一笔钱和满满的自信回到家乡。没多久,他就应聘到了一家日本独资企业上班。果然,刘盈盈大学毕业,和他登记结了婚。当他公布结婚喜讯时,所有人都惊呆了,父母高兴得抱头痛哭,刘盈盈的父母却是会心地笑了,他们认为女儿看得准、嫁得对!

这场姻缘成了当时的一段佳话。婚后一年,刘盈盈生了一个大胖小子,两家老人整天乐得不拢嘴。刘盈盈后来还考了在职研究生,毕业后提职提薪,成了单位里的骨干,丈夫“哑巴玉”在企业里照旧调岗提薪,因为技术好,劳动态度好,老板给他上了最高的养老保险,所以,他的退休金和国有企业的高工一样。到了退休年龄,老板退休还聘他,他却向老板请辞,因为父亲、弟弟相继去世后,他发现母亲腿脚不便,而且越来越显得沉重,他决定退休回家照顾母亲,做一个孝子。

退休后,他多次带母亲去看病。医生说,老人要保证营养,补钙、晒太阳……听了医生的话,他除了每天精心调理老人饮食,还设计了一个多功能轮椅,能坐能躺能翻身,这辆轮椅出来一亮相,便招来街坊四邻的羡慕:这大哥整天不言不语的,手真巧,老太太有福啊……从此,社区里就多了一道风景线,只要是晴天暖阳,“哑巴玉”必定推着母亲出来遛弯儿、晒太阳,足足晒够俩小时。当然,他那个当足球运动员的儿子,也偶尔顶替父亲,奶奶晒太阳,孙子看手机。这一晒,至今已红三年,不仅老人晒得精神抖擞,就连“哑巴玉”也红光满面。前不久,有人看见九十岁的老人,竟能扶着轮椅慢慢行走呢……